

12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29 1953

T9150 /3838c

容齋五筆卷第六 十二則

鄱陽七談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珍藏印

鄱陽素無圖經地志元祐六年餘干進士都頡始作七談一篇叙土風人物云張仁有篇徐濯有說顧雍有論王德璉有記而未有形於詩賦之流者因作七談其起事則命以建端先生其止語則以畢意子其一章言澹浦彭蠡山川之險勝番君之靈傑其二章言濱湖蒲魚之利膏腴七萬頃柔桑蠶繭之盛其三章言林麓木植

之饒水草蔬果之衍魚鼈禽畜之富其四章言
銅冶鑄錢陶埴爲器其五章言宮寺游觀王遙
仙壇吳氏潤泉叔倫戴隄其六章言鄱江之水
其七章言堯山之民有陶唐之遺風凡三千餘
字自謂八日而成比之太冲十稔平子十年爲
無嫌子偶於故麓中得之惜其不傳于世故表
著於此其所引張徐王顧所著今不復存更爲
可恨也

經解之名

晉唐至今諸儒訓釋六經否則自立佳名蓋各
以百數其書曰傳曰解曰章句而已若戰國迨
漢則其名簡雅一曰故故者通其指義也書有
夏侯解故詩有魯故后氏故韓故也毛詩故訓
傳顏師古謂流俗改故訓傳爲詁字失真耳小
學有杜林蒼頡故二曰微謂釋其微指如春秋
有左氏微鐸氏微張氏微虞卿微傳三曰通如
注丹易通論名爲注君通班固白虎通應劭風
俗通唐劉知幾史通韓滉春秋通凡此諸書唯

白虎通風俗通僅有耳又如鄭康成作毛詩箋申明傳義他書無用此字者論語之學但曰齊論魯論張侯論後來皆不然也

卜筮不敬

古者龜爲卜筮爲筮皆興神物以前民用其用之至嚴其奉之至敬其求之至悉其應之至精齋戒乃請問不相襲故史祝所言其驗若荅周史筮陳敬仲知其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將必代齊有國史蘇占晉伯姬之嫁而及於爲嬴敗姬

惠懷之亂至遂至牘通於神明後世浸以不然今而愈甚至以飲食猥雜之際呼日者隅坐使之占卜往往不加冠裳一問四五而責其術之不信豈有是理哉善乎班孟堅之論曰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及至衰世懈於齋戒而屢煩卜筮神明不應故筮瀆不告易以爲忌龜厭不告詩以爲刺謂周易之蒙卦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詩小旻之章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言卜問煩數狎嫚

於龜龜靈厭之不告以道也漢世尚爾況在於
今未嘗頃刻盡敬而一歸咎於淫巫瞽史其可
乎哉

糖霜譜

糖霜之名唐以前無所見自古食蔗者始爲蔗
漿宋王招蒐所謂肺鬘包羔有柘漿是也其後
爲蔗錫孫亮使黃門就中藏吏取交州獻甘蔗
錫是也後又爲石蜜南中八郡志云笮甘蔗汁
曝成飴謂之石蜜本草亦云煉糖和乳爲石蜜

是也後又爲蔗酒唐赤土國用甘蔗作酒雜以
紫瓜根是也唐太宗遣使至摩揭陀國取熬糖
法即詔揚州上諸蔗榨瀋如其劑色味愈於西
域遠甚然只是今之沙糖蔗之技盡於此不言
作霜然則糖霜非古也歷世詩人模奇寫異亦
無一章一句言之唯東坡公過金山寺作詩送
遂寧僧圓寶云涪江與中泠共此一味水冰盤
薦琥珀何似糖霜美黃魯直在戎州作頌荅梓
州雍熙長老寄糖霜云遠寄蔗霜知有味勝於

崔子水晶鹽、正宗掃地從誰說、我舌猶能及鼻尖、則遂寧糖霜見於文字者、實始二公、其蔗所在皆植、獨福唐四明、番禺廣漢、遂寧有糖冰、而遂寧爲冠、四郡所產甚微、而顆碎色淺、味薄、纔比遂之最下者、亦皆起於近世、唐大曆中有鄒和尚者、始來小溪之繖山、教民黃氏以造霜之法、繖山在縣北二十里、山前後爲蔗田者十之四、糖霜戶十之三、蔗有四色、曰杜蔗、曰西蔗、曰芳蔗、本草所謂荻蔗也、曰紅蔗、本草崑崙蔗也、

紅蔗止堪生噉、芳蔗可作沙糖、西蔗可作霜色、淺土人不甚貴、杜蔗紫嫩、味極厚、專用作霜、凡蔗最困地力、今年爲蔗田者、明年改種五穀、以息之、霜戶器用曰蔗削、曰蔗鎌、曰蔗斃、曰蔗碾、曰榨斗、曰榨牀、曰漆甕、各有制度、凡霜一甕中、品色亦自不同、堆疊如假山者爲上、團枝次之、甕鑑次之、小顆塊次之、沙脚爲下、紫爲上、深琥珀次之、淺黃又次之、淺白爲下、宣和初、王黼創應奉司、遂寧常貢外、歲別進數千斤、是時所產

益奇墻壁或方寸應奉司罷乃不再見當時因之大擾敗本業者居半久而未復遂寧王灼作糖霜譜七篇具載其說予采取之以廣聞見

李彥仙守陝

靖康夷虜之禍忠義之士死於守城而得書史傳者如汾州之張克戩隆德之張確懷之霍安國代之史抗建寧寨之楊震振武之朱昭是已唯建炎以來士之得其死者蓋不少茲讀王灼所作李彥仙傳雖嘗具表上進然慮實錄正史

未嘗採用謹識於此彥仙字少嚴本名孝忠其先寧州人也後徙于鞏幼有大志喜談兵習騎射所歷山川形勢必識之尚氣謹然諾非豪俠不交金人南侵郡縣募勤王軍彥仙散家貲得三千人入援京師虜圍太原李綱爲宣撫使彥仙上書切詆有司逮捕急乃易名棄官亡命頃之復從种師中師中敗死仙走陝州守將李彌大問北事條對詳復使扼殺澠閒金人再圍汴陝西范致虛總六路兵進援仙請曰殺澠險

隘難於立軍前却即衆潰矣宜分道並進伺空
以出且留半軍于陝爲善後計致虛曰如子言
乃逗撓也仙曰兵輕而分正可速達不從爭益
牢致虛怒罷其職旣而敗績卒無功建炎元年
四月金人屠陝州經制使王瓌度不能支引部
曲去官吏逃逸仙爲石壕尉獨如平時歸者襁
屬即徙老穉入土花砦三觜石柱大通諸山拔
武銳者分主之自營三觜諭衆曰虜實易與今
得地利若輩堅守足矣少日虜復据陝分軍來

攻有健酋升前阜漫罵仙單騎衝擊挾之以歸
始料衆正部伍虜數萬圍三觜仙邀戰伏精兵
後崦掩殺萬計奪馬三百虜解去京洛閒多爭
附者勢益雄張未閱月破虜五十餘壁初虜再
入陝官其土人俾招復業者人給符別之仙陰
縱麾下徃約日內應二年三月引兵直州南城
中火起虜方備南壁而水軍自新店夜順流薄
城東北蒙泉坡龍堂溝以入表裏夾攻僵尸相
藉遂復陝始河東之人倡義拒虜仙約胡夜叉

者爲助假以汾河提舉意不滿叛趨南原仙誘致殺之奪五千衆邵隆邵雲本其黨欲爲復讐仙因客鑄說遂來歸乘勝渡河柵中條諸山蒲解至太原皆響動乃分遣隆雲等取安邑虞鄉芮城正平解皆下之蒲幾拔會援至不克以功遷閤門宣贊舍人就畀陝兼安撫司公事悉表所俘酋長護送行在上咨歎賜袍帶槍劍許直達奏事便宜處決時關以東獨陝在益增陴䟽塹蒐軍繕鎧廣屯田訓農耕作家素留輦盡取

至官曰吾父母妻子同城存亡矣聞者感悅各有固志十二月金酋烏魯撤拔圍陝仙背城鏖鬪七日虜傷甚跳奔三年婁宿孛葦自絳移屯蒲解諜知之設伏於諸谷鼓噪橫突俘馘十八婁宿僅以身免制置使王庶檄使輕軍倚角次虞鄉虜以萬甲逆石鍾谷口終日戰斬級二千遷武功大夫寧州觀察使河解同耀制置使時河東土豪密附期王師來爲應仙益治軍欲請于朝乞詔陝西諸路各助步騎二萬會張浚經

略處置川陝弗之許十二月婁宿衆十萬復圍
陝仙夜使人隧地焚其攻具營部囂亂縱兵乘
之虜稍退四年正月益生兵傳壘晝夜進攻鵝
車天橋火車衝車叢進仙隨機拒敵又爲金汁
礮火藥所及糜爛無遺而圍不解日憑堞須外
援浚爲遣軍虜先阻雍不得進則令涇原曲端
出鄜坊繞虜後端素嫉仙聲績逾已幸其敗詭
託不行丁巳城陷仙挾親軍巷戰矢集身如蝟
左臂中刃而殊戰逾力遂死之并其家遇害先

是虜嘗許以河南元帥及圍合復言如前約當
退師仙叱曰吾寧鬼於宋安用汝富貴爲虜惜
其才必欲降之城將破先令軍中生致者予萬
金仙平時弊衣同士卒及是雜群伍中死虜不
能察其爲人面少和色有犯令雖親屬不貸諸
將敗事或有他過其外屯者輒封篋遣帳下往
皆裸就笞不敢出一詞當是時同華長安盡爲
敵數陝斗絕一隅初無朝家素定約束中立孤
軍日與虜确但誦忠義感勵其衆每拜君賜暨

取敵金貲悉均之毛銖不入已以是精兵三萬
大小二百戰皆樂爲用軍事獨裁決至郡政必
問法所底闔境稱治浚承制贈彰武軍節度使
建廟商州邵雲者龍門人城破被執婁宿欲命
以千戶長肆詈不屈乃釘之木架上置解州東
門外惡少撫其背涅文戲曰可鞘吾佩刀雲怒
偃架朴之後五日磔解之至抉眼摘肝詈不絕
喉斷乃已初行刑將剗刃雲叱之失刀而斃其
忠勇蓋如此

姦雄疾勝已者

自古姦雄得志包藏禍心窺伺神器其勢必嫉
士大夫之勝已者故常持寧我負人無人負我
之說若蔡伯喈之值董卓孔文舉禰正平楊德
祖之值曹操嵇叔夜阮嗣宗之值司馬昭師温
太真之值王處仲謝安石孟嘉之值桓温皆可
謂不幸矣伯喈僅僅脫卓手終以之隕命正平
轉死於黃祖文舉覆宗德祖被戮叔夜罹東市
之害嗣宗沉酒佯狂至爲勸進表以逃大咎太

真以智挫錢鳳而免其危若蹈虎尾唯謝公以
高名達識表裏至誠故温敬之重之不敢萌相
窺之意然尚有爲性命忍須臾及晉祚存亡在
此一行之虞孟嘉爲人夷曠冲默名冠州里稱
盛德人仕於温府歷征西參軍從事中郎長史
在朝隤然仗正必不効郗超輩輕與温合然自
度終不得善其去故放志酒中如龍山落帽豈
爲不自覺哉温至云人不可以無勢我乃能駕
馭卿老賊於是見其肺肝矣嘉雖得全於酒幸
明實其外孫傷其道悠運促悲夫

俗語放錢

以考終然財享年五十一蓋酒爲之累也陶淵
明實其外孫傷其道悠運促悲夫
今人出本錢以規利入俗語謂之放債又名生
放予考之亦有所來漢書谷永傳云至爲人起
責分利受謝顏師古注曰言富賈有錢假託其
名代之爲主放與他人以取利息而共分之此
放字所起也

漢書多叙谷永

予亡弟景何少時讀書甚精勤晝夜不釋卷不幸有心疾以至夭逝嘗見梁弘夫誦漢書即云唯谷永一人無處不有弘夫驗之於史乃服其說今五十餘年矣漫撫永諸所論建以渫予在原之思薛宣爲少府御史大夫缺永言宣簡在少府諫大夫劉輔繫獄永同中朝臣上書救之光祿大夫鄭寬中卒永乞以師傅恩加其禮謚陳湯下獄永上䟽訟其功鴻嘉河決永言當觀水勢然後順天心而圖之成帝好鬼神方術永

言皆妄人惑衆挾左道以欺罔世主宜距絕此類梁王爲有司奏禽獸行永上䟽諫止勿治淳于長初封下朝臣議永言長當封段會宗復爲西域都護永憐其老復遠出手書戒之建昭雨雪燕多死永請皇后就宮令衆妾人人更進建始星孛營室永言爲後宮懷妊之象彗星加之將有絕繼嗣者永始日食永以易占對言酒亡節之所致次年又食永言民愁怨之所致星隕如雨永言王者失道下將叛去故星叛天而隕

以見其象樓護傳言谷子雲之筆札叙傳述其
論許班事許皇后傳云上采永所言以荅書其
載於史者詳復如此本傳云永善言災異前後
所上四十餘事蓋謂是云

玉堂殿閣

漢谷永對成帝問曰抑損椒房玉堂之盛寵顏
師古注椒房皇后所居玉堂壁幸之舍也按漢
書李尋傳久汙玉堂之署注玉堂殿在未央宮
翼奉疏曰孝文帝時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

麟鳳皇白虎玉堂金華之殿三輔黃圖曰未央
宮有殿閣三十二椒房玉堂在其中漢宮閣記
云未央宮有玉堂宣室閣又引漢書建章宮南
有玉堂壁門三層臺高二十丈玉堂內殿十二
門階階皆玉爲之又有玉堂神明堂二十六殿
然今漢書郊祀志但云建章宮南有玉堂壁門
而無它語晉灼注揚雄解嘲上玉堂之句曰黃
圖有大玉堂小玉堂殿而今黃圖無此文國朝
太宗淳化中賜翰林玉堂之署四字其後以最

下一字犯廟諱故元符中只云玉堂紹興末學士周麟之又乞高宗御書玉堂二字揭於直廬麟之跋語自有所疑已而議者皆謂玉堂乃殿名不得以爲臣下直舍當如承明故事請曰玉堂之廬可也今翰林但扁摘文堂三字示不敢居然則其爲禁內宮殿明白有殿有閣有臺谷永以配椒房言之意當日亦嘗爲燕游之地師古直以爲嬖幸之舍與前注自相舛異大誤矣

漢武帝喜殺人者

漢武帝天資剛嚴聞臣下有殺人者不唯不加之罪更喜而褒稱之李廣以故將軍屏居藍田夜出至亭爲霸陵醉尉所辱居無何拜右北平太守請尉與俱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謝罪上報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夫報忿除害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迺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胡建守軍正丞謂未得真官兼守云也時監軍御史穿北軍壘垣以爲賈區建欲誅之當選士馬日御史與護軍諸

校列坐堂臯上建趨至拜謁因令走卒曳御史
下斬之遂上奏曰案軍法正亡屬將軍將軍有
罪以聞二千石以下行法焉丞於用法疑臣謹
以斬謂丞屬軍正斬御史於法有疑也制曰三
王或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
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
志也建又何疑焉建繇是顯名觀此二詔豈不
開妄殺之路乎

知人之難

霍光事武帝但爲奉車都尉出則奉車入侍左
右雖以小心謹飭親信初未嘗少見於事也一
旦位諸百寮之上使之受遺當國金日磾以胡
父不降没入官養馬上因游宴見馬於造次頃
刻閒異其爲人即日親近其後遂爲光副兩人
皆能稱上所委然一日用四人若上官桀桑弘
羊亦同時輔政幾於欲害霍光苟非昭帝之明
社稷危矣則其知人之哲得失相半爲未能盡
此雖帝堯之聖而以爲難也

館職遷除

建炎南渡稍置館職紹興初始定制除監少丞
外以著作郎佐郎祕書郎二員校書正字通十
二員爲額倣唐瀛州十八學士之數其遷出它
司非郎官即御史唯林之奇以疾王十朋以論
事皆徙越府大宗正丞自乾道以後有旨須曾
任爲縣始得除臺察曾任郡守始得爲郎三館
之士固無有歷此者於是朝廷欲越次擢用者
乃以爲將作軍器少監旋進爲監班在郎上

則無所不可爲欲徑躋清要者則由著遷祕郎
而拜左右二史不然不過兼權省郎年歲閒求
一郡而去而御史之除皆歸六院矣爾後頗靳
其選俟再遷寺監丞簿然後命之向時郡守召
用雖自軍壘亦除郎今資淺望輕者但得丞及
司直或又再命始入省云

容齋五筆卷第六

容齋五筆卷第七 十四則

盛衰不可常

東坡謂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予每讀書史追

悼古昔未嘗不掩卷而歎伶子于叙趙飛燕傳

極道其姊第一時之盛而終之以荒田野草之

悲言盛之不可留衰之不可推正此意也國初

時工部尚書楊玠長安舊居多為隣里侵占子

第欲以狀訴其事玠批紙尾有試上含元基上

望秋風秋草正離離之句方去唐未百年而故

宮殿已如此，殆於宗周黍離之詠矣。慈恩寺塔有荆叔所題一絕句，字極小而端勁，最爲感人。其詞曰：漢國河山在秦陵，草木深暮雲千里色。無處不傷心，旨意高遠，不知爲何人。必唐世詩流所作也。李嶠汾陰行云：富貴榮華能幾時，山川滿目淚沾衣，不見只今汾上水，唯有年年秋鴈飛。明皇聞之，至於泣下。杜甫觀畫馬圖云：憶昔巡幸新豐宮，翠華拂天來向東，騰驤磊落三萬匹，皆與此圖筋骨同。君不見金粟堆前松柏

裏龍媒去盡鳥呼風。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云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孫劍器初第一，五十年閒似反掌。風塵瀕洞昏王室，梨園弟子散如煙。女樂餘姿映寒日，元微之連昌宮詞云：兩宮定後六七年，却尋家舍行宮前。莊園燒盡有枯井，行宮門闥樹宛然。又云：舞榭歌傾基尚在，文窓窈窕紗猶綠。上皇偏愛臨砌花，依然御榻臨階斜。寢殿相連端正樓，太真梳洗樓上頭。晨光未出簾影黑，至今反挂珊瑚鉤。指似傍人因慟哭。

却出宮門淚相續凡此諸篇不可勝紀飛燕別傳以爲伶玄所作又有玄自叙及宣譚跋語予竊有疑焉不唯其書太媿至云揚雄獨知之雄貪名矯激謝不與交爲河東都尉粹辱決曹班躅躅從兄子彪續司馬史記紂子于無所叙皆恐不然而自云成哀之世爲淮南相案是時淮南國絕久矣可昭其妄也因序次諸詩聊載於此

唐賦造語相似

唐人作賦多以造語爲奇杜牧阿房宮賦云明星熒熒開粧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輶輶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其比興引喻如是其侈然楊敬之華山賦又在其前叙述尤壯曰見若咫尺田千畝矣見若環堵城千雉矣見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蟻蛭臺九層矣醯雞往來周東西矣蟻螻紛紛秦速亡矣蜂窠聯聯起阿房矣俄而復然立建章矣小星奕奕焚

咸陽矣。纍纍繭粟，祖龍藏矣。後又有李庾者，賦西都云：秦址薪矣，漢址蕪矣。西去一舍，鞠爲墟矣。代遠時移，作新都矣。其文與意，皆不逮楊杜。遠甚高彥休。闕史云：敬之賦五千字，唱在人口。賦內之句，如上數語。杜司徒佑，李太尉德裕，常所誦念。牧之乃佑孫，則阿房賦實模倣楊作也。彥休者，昭宗時人。

張蘊古大寶箴

唐太宗初即位，直中書省張蘊古上大寶箴凡

六百餘言，遂擢大理丞。新唐史附其姓名於文藝謝偃傳末，又不載此文。但云：諷帝以民畏而未懷，其辭挺切而已。資治通鑑僅載其畧曰：聖人受命，極溺亨屯，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沒沒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黠纊塞耳而聽於無聲。然此外尚多規正之語，如曰：惟辟

作福爲君實難主普天之下處王公之上任土
貢其有求具寮陳其所倡是故恐懼之心日弛
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無妄
大明無私照至公無私親禮以禁其奢樂以防
其佚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就大
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勿內
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貨勿聽亡國音
內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貨侈亡國之
音淫勿謂我尊而慢賢侮士勿謂我智而拒諫

矜已安彼反側如春陽秋露巍巍蕩蕩恢漢高
大度撫茲庶事如履薄臨深戰戰栗栗用周文
小心一彼此於胸臆捐好惡於心想如衡如石
不定物以限物之懸者妍媸自生勿渾渾而濁勿
示物以情物之鑒者妍媸自生勿渾渾而濁勿
皎皎而清勿沒沒而闇勿察察而明吾王撥亂
戡以智力民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運扇以
淳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使人以心應言以行
天下爲公一人有慶其文大抵不凡旣不爲史

所書故學者亦罕傳誦蘊古爲丞四年以無罪受戮太宗尋悔之乃有覆奏之旨傳亦不書而以爲坐事誅皆失之矣舊唐書全載此箴仍專立傳不知宋景文何爲削之也

國初文籍

國初承五季亂離之後所在書籍印板至少宜其焚燭蕩析了無孑遺然太平興國中編次御覽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種其綱目並載於首卷而雜書古詩賦又不及具錄以今攷之無傳者

十之七八矣則是承平百七十年翻不若極亂之世姚鉉以大中祥符四年集唐文粹其序有云況今歷代墳籍略無亡逸觀鉉所類文集蓋亦多不存誠爲可歎

叙西漢郊祀天地

郊祀合祭分祭之論國朝元豐元祐紹聖中三議之矣莫辯於東坡之立說然其大旨駁當時議臣謂周漢以來皆嘗合祭及謂夏至之日行禮爲不便于固贊美之於四筆矣但熟考漢史

猶爲未盡自高皇帝增秦四時爲五以事天地
武帝以來至于元成皆郊見甘泉武帝因幸汾
陰始立后土祠於睢上率歲歲閒舉之或隔一
歲常以正月郊泰畤三月祠后土成帝建始元
年初立南北郊亦用正月三月辛日而罷甘泉
汾陰之祭元豐祐紹三議皆未嘗及此蓋盛夏
入廟出郊在漢禮元不然也是時坡公以非議
者所起故不暇更爲之說似不必深攻合祭爲
王莽所行庶幾徃復考蹟不至矛盾當復俟知
禮者折衷之焉

騫騫二字義訓

騫騫二字音義訓釋不同以字書正之騫去乾
切注云馬腹繫又虧也今列於禮部韻略下平
聲二仙中騫虛言切注云飛兒今列於上平聲
二十二元中文人相承以騫騰之騫爲軒昂掀
舉之義非也其字之下從馬馬豈能掀舉哉閔
損字子騫雖古聖賢命名制字未必有所拘泥
若如虧少之義則渙然矣其下從鳥則於掀飛

之訓爲得此字始廢於今故東坡山谷亦皆押
騫字入元字如時來或作鵬騫傳非其人恐飛
騫之類特不暇毛舉深考耳唯韓公和侯協律
詠筍一聯云得時方張王挾勢欲騰騫乃爲得
之此固小學瑣瑣尤可以見公之不苟於下筆
也

書麴信陵事

夜讀白樂天秦中吟十詩其立碑篇云我聞望
江縣麴令撫惇嫠麴名在官有仁政名不聞京

師身歿欲歸葬百姓遮路岐攀轅不得去留葬
此江湄至今道其名男女涕皆垂無人立碑碣
唯有邑人知予因憶少年寓無錫時從錢仲仲
大夫借書正得信陵遺集財有詩三十三首祈
雨文三首信陵以正元元年鮑防下及第爲四
人以六年作望江令讀其投石祝江文云必也
私欲之求行於邑里慘黷之政施於黎元令長
之罪也神得而誅之豈可移於人以害其歲詳
味此言其爲政無愧於神天可見矣至大中十

一年寄客鄉貢進士姚輦以其文示縣令蕭績
績輟俸買石刊之樂天十詩作於正元元和之
際距其亡十五年耳而名已不傳新唐藝文志
但記詩一卷略無它說非樂天之詩幾於與草
木俱腐乾道二年歷陽陸同爲望江令得其詩
於汝陰王廉清爲刊板而致之郡庫但無祈雨
文也

貢禹朱暉晚達

貢禹壯年仕不遇棄官而歸至元帝初乃召用

由諫大夫遷光祿奏言臣犬馬之齒八十一凡
有一子年十二則禹入朝時蓋年八十其生子
時固已七十歲矣竟再遷至御史大夫列於三
公杜子美云長安卿相多少年富貴應須致身
早是不然也朱暉在章帝朝自臨淮太守屏居
後召拜僕射復爲太守上疏乞留中詔許之因
議事不合自繫獄不肯復署議曰行年八十得
在機密當以死報遂閉口不復言帝意解遷爲
尚書令至和帝時復諫征匈奴計其年當九十

矣其忠正非禹比也

琵琶行海棠詩

白樂天琵琶行一篇讀者但羨其風致敬其詞章至形於樂府詠歌之不足遂以謂真爲長安故倡所作予竊疑之唐世法網雖於此爲寬然樂天嘗居禁密且謫官未久必不肯乘夜入獨處婦人船中相從飲酒至於極彈絲之樂中夕方去豈不虞商人者它日議其後乎樂天之意直欲攄寫天涯淪落之恨爾東坡謫黃州賦定

惠院海棠詩有陋邦何處得此花無乃好事移西蜀天涯流落俱可念爲飲一尊歌此曲之句其意亦爾也或謂殊無一話一言與之相似是不然此真能用樂天之意者何必効常人章摹句寫而後已哉

東坡不隨人後

自屈原詞賦假爲漁父日者問荅之後後人作者悉相規倣司馬相如子虛上林賦以子虛烏有先生亡是公揚子雲長楊賦以翰林主人子

墨客卿班孟堅兩都賦以西都賓東都主人張
平子兩都賦以憑虛公子安處先生左太冲三
都賦以西蜀公子東吳王孫魏國先生皆改名
換字蹈襲一律無復超然新意稍出於法度規
矩者晉人成公綏嘯賦無所賓主必假逸羣父
子乃能遣詞枚乘七發本只以楚太子吳客爲
言而曹子建七啓遂有玄微子鏡機子張景陽
七命有冲漠公子殉華大夫之名言話非不工
也而此習根著未之或改若東坡公作後杞菊

賦破題直云吁嗟先生誰使汝坐堂上稱太守
殆如飛龍搏鵬騫翔扶搖於煙霄九萬里之外
不可搏詰豈區區巢林翮羽者所能窺探其涯
涘哉於詩亦然樂天云醉貌如霜葉雖紅不是
春坡則曰兒童誤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
杜老云休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爲正冠坡
則曰酒力漸消風力軟颼颼破帽多情却戀頭
鄭谷十日菊云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
夜衰坡則曰相逢不用忙歸去明日黃花蝶也

愁又曰萬事到頭都是夢休休明日黃花蝶也
愁正采舊公案而機杼一新前無古人於是爲
至與夫用見他桃李樹思憶後園春之意以爲
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爲一僧所嗤者有閒
矣

元白習制科

白樂天元微之同習制科中第之後白公寄微
之詩曰皆當少壯日同惜盛明時光景嗟虛擲
雲霄竊暗闕攻文朝矻矻講學夜孜孜策目穿

如札毫鋒銳若錐注云時與微之結集策略之
目其數至百十各有纖鋒細管筆攜以就試相
顧輒笑目爲毫錐乃知士子待敵編綴應用自
唐以來則然毫錐筆之名起於此也

門生門下見門生

後唐裴尚書年老致政清泰初其門生馬裔孫
知舉放榜後引新進士謁謝於裴裴歡宴永日
書一絕云官途最重是文衡天與愚夫作盛名
三主禮闈今八十門生門下見門生時人榮之

事見蘇耆開譚錄予以五代登科記考之裴在同光中三知舉四年放進士八人裔孫預焉後十年裔孫爲翰林學士以清泰三年放進士十人茲所書是已裔孫尋拜相新史亦載此一句云白樂天詩有與諸同年賀座主高侍郎新拜太常同宴蕭尚書亭子一篇注云座主於蕭尚書下及第予考登科記樂天以正元十六年庚辰中書舍人高郢下第四人登科郢以寶應二年癸卯禮部侍郎蕭昕下第九人登科迨郢拜太常時幾四十年矣昕自癸卯放進士之後二十四年丁卯又以禮部尚書再知貢舉可謂壽俊觀白公所賦益可見唐世舉子之尊尚主司也

韓蘇杜公叙馬

韓公人物畫記其叙馬處云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焉行者牽者奔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齧者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者喜而相戲者

怒相躡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
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焉馬大小八十有
三而莫有同者焉秦少游謂其叙事該而不煩
故倣之而作羅漢記坡公賦韜幹十四馬詩云
二馬並驅攢八蹄二馬宛頸鬣尾齊一馬任前
雙舉後一馬却避長鳴嘶老頽奚官騎且顧前
身作馬通馬語後有八匹飲且行微流赴吻若
有聲前者既濟出林鶴後者欲涉鶴俛啄最後
一匹馬中龍不嘶不動尾搖風韜生畫馬真是

馬蘇子作詩如見畫世無伯樂亦無韜此詩此
畫誰當看詩之與記其體雖異其為布置鋪寫
則同誦坡公之語蓋不待見畫也予雲林繪監
中有臨本略無小異杜老觀曹將軍畫馬圖云
昔日太宗拳毛騮近時郭家師子花今之新圖
有二馬復令識者歎嗟其餘七匹亦殊絕迥
若寒空動煙雪霜蹄蹴踏長楸閒馬官廝養森
成列可憐九馬爭神駿顧視清高氣深穩其語
視東坡似若不及至於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

萬古凡馬空不妨獨步也杜又有畫馬讚云韞
幹畫馬毫端有神驊騮老大驪裏清新及四蹄
雷電一日天池瞻彼駿骨實惟龍媒之句坡公
九馬贊言薛紹彭家藏曹將軍九馬圖杜子美
所爲作詩者也其詞云牧者萬歲繪者惟霸甫
爲作誦備哉九馬讀此詩文數篇真能使人方
寸超然意氣橫出可謂妙絕動宮商矣

風災霜旱

慶元四年饒州盛夏中時雨頻降六七月之間

未嘗請禱農家水車龍具倚之於壁父老以爲
所未見指其西成有秋當倍常歲而低下之田
遂以潦告餘于安仁乃於八月罹地火之厄地
火者蓋苗根及心孽蟲生之莖幹焦枯如火烈
烈正古之所謂蝨賊也九月十四日嚴霜連降
晚稻未實者皆爲所薄不能復生諸縣多然有
常產者訴于郡縣郡守孜孜愛民有意蠲租然
僚吏多云在法無此兩項又云九月正是霜降
節不足爲異案白樂天諷諫杜陵叟一篇曰九

月霜降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長吏明知不
申破急斂暴征求考課此明證也予因記元祐
五年蘇公守杭日與宰相呂汲公書論浙西災
傷曰賢哲一聞此言理無不行但恐世俗諂薄
成風揣所樂聞與所忌諱爭言無災或有災而
不甚損八月之末秀州數千人訴風災吏以爲
法有訴水旱而無訴風災閉拒不納老幼相騰
踐死者十一人由此言之吏不喜言災者蓋十
人而九不可不察也蘇公及此可謂仁人之言

豈非昔人立法之初如所謂風災所謂早霜之
類非如水旱之田可以稽考懼貪民乘時或成
冒濫故不輕啓其端今日之計固難添創條式
但凡有災傷出於水旱之外者專委良守令推
而行之則實惠及民可以救其流亡之禍仁政
之上也

之十也

而行之阻實惠及民何以殊其歲亡之斷寸如
野以有災謝出於水旱之收昔專委身中令耕
冒蓋姑不彈智其端今日之信固難悉陰新左
賤非收水旱之田何以辭老黷貪刃乘却短如
豈非昔人立去之而收祗晴風災祗晴旱露之

容齋五筆卷第八

十二則

白蘇詩紀年歲

白樂天爲人誠實洞達故作詩述懷好紀年歲
因閱其集輒抒錄之此生知負少年心不展愁
眉欲三十莫言三十是少年百歲三分已一分
何況纔中年又過三十二不覺明鏡中忽年三
十四我年三十六冉冉昏復旦非老亦非少年
過三紀餘行年欲四十有女曰金鑾我今欲四
十秋懷亦可知行年三十九歲暮日斜時忽因

時節驚年歲四十如今欠一年四十爲野夫田
中學鉏穀四十官七品拙宦非由它毛鬢早改
變四十白髮生况我今四十本來形貌羸衰病
四十身嬌癡三歲女自問今年幾春秋四十初
四十未爲老憂傷早衰惡莫學二郎吟太苦纔
年四十鬢如霜下有獨立人年來四十一若爲
重入華陽院病髮愁心四十三巳年四十四又
爲五品官面瘦頭斑四十四遠謫江州爲郡吏
行年四十五兩鬢半蒼蒼四十六時三月盡送

春爭得不殷勤我今四十六衰頽卧江城鬢髮
蒼浪牙齒疎不覺身年四十七明朝四十九應
轉悟前非四十九年身老日一百五夜月明天
衰鬢蹉跎將五十關河迢遞過三千青山舉眼
三千里白髮平頭五十人宦途氣味已諳盡五
十不休何日休五十江城守停杯忽自思莫學
爾兄年五十蹉跎始得掌絲綸五十未全老尚
可且歡娛長慶二年秋我年五十一二月五日
花如雪五十二人頭似霜老技於君合先退明

客齋五集
二
年半百又加三前歲花前五十二今年花前五
十五倘年七十猶強健尚得閒行十五春去時
十一二今年五十六我年五十七榮名得幾許
我年五十七歸去誠已遲身為三品官年已五
十八五十八翁方有後靜思堪喜亦堪嗟半百
過九年艷陽殘一日火銷燈盡天明後便見平
頭六十人六十河南尹前途足可知不准擬身
年六十上山仍未要人扶不准擬身年六十遊
春猶自有心情我今悟已晚六十方退閒今歲

日餘二十六來歲年登六十二心情多少在六
十二三人六十三翁頭雪白假如醒黠欲何為
行年六十四安得不衰羸我今六十五走若下
坡輪年開第七秩屈指幾多人五十八歸來今
年六十六無憂亦無喜六十六年春共把十千
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七十欠四歲此生那
足論六十八衰翁乘衰百疾攻又問年幾何七
十行欠二更過今年年七十假如無病亦宜休
今日行年將七十猶須慙愧病來遲且喜同年

滿七十莫嫌衰病莫嫌貧舊語相傳聊自慰世
閒七十老人稀皤然七十翁亦足稱壽考昨日
復今辰悠悠七十春人生七十希我年幸過之
白須如雪五朝臣又入新正第七旬時年七十
一行開第八秩可謂盡天年吾今已年七十一
眼昏須白頭風眩七十人難到過三更較稀七
十三人難再到今春來是別花來七十三翁且
暮身誓開險路作通津風光拋得也七十四年
春壽及七十五俸霑五十千其多如此蘇公素

重樂天故閒亦効之如龍鍾三十九勞生已強
半歲莫日斜時還爲昔人歎正引用其語又四
十豈不知頭顱畏人不出何其愚我今四十二
衰髮不滿梳憶在錢塘正如此回頭四十二年
非行年四十九還此北窓宿吾年四十九賴此
一笑喜嗟我與君皆丙子四十九年窮不死五
十之年初過二衰顏記我今如此白髮蒼顏五
十三家人強遣試春衫先生年來六十化道眼
已入不二門紛紛華髮不足道當返六十過去

魂我年六十一，顏景薄西山。結髮事文史，俯仰六十踰。與君皆丙子，各已三萬日。翫味莊誦便，如閱年譜也。

天將富此翁

唐劉仁軌任給事中，爲宰相李義府所惡，出爲青州刺史。及代還，欲斥以罪。又坐漕船覆沒，免官。其後百濟叛，詔以白衣檢校帶方州刺史。仁軌謂人曰：天將富貴此翁邪？果削平遼海。白樂天有自題酒庫一篇云：身更求何事，天將富此

翁。此翁何處富？酒庫不曾空。注云：劉仁軌詩：天將富此翁，以一醉爲富也。然則唐史以此爲仁軌之語，而不言其詩爲未密耳。

白公說俸祿

白樂天仕宦從壯至老，凡俸祿多寡之數，悉載於詩。雖波及它人亦然。其立身廉清，家無餘積，可以槩見矣。因讀其集，輒叙而列之。其爲校書郎，曰：俸錢萬六千，月給亦有餘。爲左拾遺，曰：月慚諫紙二千張，歲愧俸錢三十萬。兼京兆戶曹

曰俸錢四五萬月可奉晨昏廩祿二百石歲可盈倉困貶江州司馬曰散員足庇身薄俸可資家壁記曰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罷杭州刺史曰三年請祿俸頗有餘衣食移家入新宅罷郡有餘資爲蘇州刺史曰十萬戶州尤覺貴二千石祿敢言貧爲賓客分司曰俸錢八九萬給受無虛月嵩洛供雲水胡乞俸錢老宜官冷靜貧賴俸優饒官優有祿料職散無羈縻官銜依口得俸祿逐身來爲河南尹曰厚俸如何用

閒居不可忘不赴同州曰誠貧俸錢厚其如身力衰爲太子少傅曰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閒人又問俸厚薄百十隨月至七年爲少傅品高俸不薄其致仕曰全家遁此曾無悶半俸資身亦有餘俸隨日計錢盈貫祿逐年支粟滿困壽及七十五俸占五十千其泛叙曰歷官凡五六祿俸及妻孥料錢隨官用生計逐年營形骸僂俛班行內骨肉勾留俸祿中其它人者如陝州王司馬曰公事閒忙同少尹俸錢多少

敵尚書劉夢得罷賓客除秘監祿俸略同曰日
望揮金賀新命俸錢依舊又如何歎洛陽長水
二縣令曰朱紱洛陽官位屈青袍長水俸錢貧
其將下世有達哉樂天行曰先賣南坊十畝園
次賣東郭五頃田然後兼賣所居宅髣髴獲緡
二三千但恐此錢用不盡即先朝露歸夜泉後
之君子試一味其言雖日飲貧泉亦知斟酌矣
觀其生涯如是東坡云公廩有餘粟府有餘帛
殆亦不然

白居易出位

白居易爲左贊善大夫盜殺武元衡京都震擾
居易首上疏請亟捕賊刷朝廷耻以必得爲期
宰相嫌其出位不悅因是貶江州司馬此唐書
本傳語也案是時宰相張弘靖韋貫之弘靖不
足道貫之於是爲失矣白集載與楊虞卿書云
左降詔下明日而東思欲一陳於左右去年六
月盜殺右丞相於通衢中迸血體磔髮肉所不
忍道合朝震慄不知所云僕以書籍以來未有

此事苟有所見，雖畎畝阜隸之臣，不當默默。況在班列，而能勝其痛憤耶？故武丞相之氣平明，絕僕之書，奏日午入，兩日之內，滿城知之，其不與者，或語以僞言，或陷以非語，皆曰：丞郎給舍諫官御史，尚未論請，而贊善大夫何反憂國之甚也？僕聞此語，退而思之，贊善大夫誠賤冗耳，朝廷有非常事，即日獨進封章，謂之忠，謂之憤，亦無愧矣。謂之妄，謂之狂，又敢逃乎？以此獲辜，顧何如耳！況又不以此爲罪名乎？白之自述如

此然則一時指爲出位者，不但宰相而已也。史又曰：居易母墜井死，而賦新井篇，以是左降。前書所謂不以此爲罪名者，是已。

醉翁亭記酒經

歐陽公醉翁亭記，東坡公酒經，皆以也字爲絕句。歐陽二十一也字，坡用十六也字。歐記人人能讀，至於酒經知之者，蓋無幾。坡公嘗云：歐陽作此記，其詞玩易，蓋戲云耳，不自以爲奇特也。而妄庸者作歐語云：平生爲此文，最得意。又云：

吾不能爲退之畫記退之不能爲吾醉翁亭記
此又大妄也坡酒經每一也字上必押韻暗寓
於賦而讀之者不覺其激昂淵妙殊非世間筆
墨所能形容今盡載于此以示後生輩其詞云
南方之氓以糯與粳雜以卉藥而爲餅嗅之香
嚼之辣揣之枵然而輕此餅之良者也吾始取
麩而起肥之和之以姜液烝之使十裂繩穿而
風戾之愈久而益悍此麩之精者也米五斗爲
率而五分之爲三斗者一爲五升者四三斗者

以釀五升者以投三投而止尚有五升之羸也
始釀以四兩之餅而每投以二兩之麩皆澤以
少水足以散解而均停也釀者必壅按而井泓
之三日而井溢此吾酒之萌也酒之始萌也甚
烈而微苦蓋三投而後平也凡餅烈而麩和投
者必屢嘗而增損之以舌爲權衡也旣溢之三
日乃投九日三投通十有五日而後定也旣定
乃注以斗水凡水必熟而冷者也凡釀與投必
寒之而後下此炎州之令也旣水五日乃筭得

二斗有半此吾酒之正也先芻半日取所謂羸者爲粥米一而水三之揉以餅麴凡四兩二物并也投之糟中熟攪而再釀之五日壓得斗有半此吾酒之少勁者也勁正合爲四斗又五日而飲則和而力嚴而不猛也筍絕不旋踵而粥投之少留則糟枯中風而酒病也釀久者酒醇而豐速者反是故吾酒三十日而成也此文如太牢八珍咀嚼不嫌於致力則真味愈雋永然未易爲俊快者言也

白公感石

白樂天有奉和牛思黯以李蘇州所寄太湖石奇狀絕倫因作詩兼呈劉夢得其末云共嗟無此分虛管太湖來注與夢得俱典姑蘇而不獲此石又有感石上舊字云太湖石上鐫三字十五年陳結之案陳結之並無所經見全不可曉後觀其對酒有懷寄李郎中一絕句曰往年江外拋桃葉去歲樓中別柳枝寂寞春來一杯酒此情唯有李君知注曰桃葉結之也柳枝樊

素也然後結之之義始明樂天以病而去柳枝
故作詩云兩枝楊柳小樓中嫋娜多年伴醉翁
明日放歸歸去後世閒應不要春風因劉夢得
有戲之之句又荅之云誰能更學孩童戲尋逐
春風捉柳花然其鍾情處竟不能忘如云病共
樂天相伴住春隨樊子一時歸金羈駱馬近貫
却羅袖柳枝尋放還觴詠罷來賓閣閉笙歌散
後妓房空皆是也讀之使人悽然

禮部韻略非理

禮部韻略所分字有絕不近人情者如東之與
冬清之與青至於隔韻不通用而爲四聲切韻
之學者必強立說然終爲非是如撰字至列於
上去三韻中仍義訓不一頃紹興二十年省闈
舉子兼經出易簡天下之理得賦予爲參詳官
有點檢試卷官蜀士杜華云簡字韻甚窄若撰
字必在所用然唯撰述之撰乃可爾如雜物撰
德體天地之撰異夫三子者之撰欠伸撰杖屨
之類皆不可用予以白知舉請揭榜示衆何通

遠諫議初亦難之予曰倘舉場皆落韻如何出手乃自書一榜榜才出八廂邏卒以爲逐舉未嘗有此例即錄以報主者士人滿簾前上請予爲逐一剖析然後退又靜之與靚其義一也而以靜爲上聲靚爲去聲案漢書賈誼服賦澹虐若深淵之靚顏師古注靚與靜同史記正作靜揚雄甘泉賦暗暗靚深注云靚即靜字耳今析入兩音殊爲非理予名雲竹莊之堂曰賞靜取杜詩賞靜憐雲竹之句也守僧居之頻年三易

唐臣乞贈祖

有道人指曰靜字左傍乃爭字以故不定疊於是撤去元扁而改爲靚云

唐世贈典唯一品乃及祖餘官只贈父耳而長慶中流澤頗異白樂天制集有戶部尚書楊於陵回贈其祖爲吏部郎中祖母崔氏爲郡夫人馬摠准制贈亡父亦請回其祖及祖母散騎常侍張惟素亦然非常制也是時崔植爲相亦有陳情表云亡父嬰甫是臣本生亡伯祐甫臣今

承後嗣襲雖移孝心則在自去年以來累有慶澤凡在朝列再蒙追榮或有陳乞皆許回授臣猥當寵擢而顯揚之命獨未及於先人今請以在身官秩并前後合叙勲封特乞回充追贈則知其時一切之制如此伯兄文惠執政乞以已合轉官回贈高祖既已得旨而爲後省封還固近無此比且失於考引唐時故事也

承習用經語誤

經傳中事實多有轉相祖述而用初不考其訓

故者如邶谷風之詩爲淫新昏棄舊室而作其詞曰宴爾新昏以我御窮宴安也言安愛爾之新昏但以我御窮苦之時至於富貴則棄我今人乃以初娶爲宴爾非惟於詩意不合且又再娶事豈堪用也抑之詩曰訐謨定命遠猶辰告毛公曰訐大也謨謀也猶道也辰時也猶與猷同鄭箋曰猶圖也言大謀定命爲天下遠圖庶事而以歲時告施之如正月始和布政也案此特謂上告下之義今詞臣乃用於制詔以屬臣

下而臣下於表章中亦用之不知其與入告爾
后之告不侔也生民之詩曰誕彌厥月毛公曰
誕大也彌終也鄭箋言后稷之在其母終人道
十月而生案訓彌爲終其義亦未易曉至俾爾
彌爾性似先公首矣既釋彌爲終又曰首終也
頗涉煩複生民凡有八誕字誕寘之隘巷誕寘
之平林誕寘之寒冰誕實匍匐誕后稷之穡誕
降嘉種誕我祀如何若悉以誕爲大於義亦不
通它如誕先登于岸之類新安朱氏以爲發語

之辭是已莆田鄭氏云彌只訓滿謂滿此月耳
今稱聖節曰降誕曰誕節人相稱曰誕日誕辰
慶誕皆爲不然但承習膠固無由可革雖東坡
公亦云仰止誕彌之慶未能免俗書之於此使
子弟後生輩知之左傳王使宰孔賜齊侯胙齊
侯將下拜孔曰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耆老無下
拜對曰天威不遠顔咫尺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謂拜於堂下而受胙於堂上今人簡牘謝饋者
輒曰謹已下拜猶未爲甚失若天威不遠顔咫

尺則上四字爲天子設下三字爲人臣設故注
言天鑒察不遠威嚴常在顏面之前今士大夫
往往於表奏中言違顏或曰咫尺顏咫尺之顏全
與本指爽戾如用龍顏聖顏天顏之類自無害
也

長慶表章

唐自大曆以河北三鎮爲悍藩所據至元和中
田弘正以魏歸國長慶初王承元劉總去鎮幽
於是河北略定而穆宗以昏君崔植杜元穎王

播以庸相不能建久長之策輕徙田弘正以啓
王庭湊之亂繆用張弘靖以啓朱克融之亂朝
廷以諸道十五萬衆裴度元臣宿望烏重嗣李
光顏當時名將屯守踰年竟無成功則竭力盡
遂以節鉞授二賊再失河朔訖于唐亡觀一時
事勢何止可爲痛哭而宰相請上尊號表云陛
下自即大位及此二年無巾車汗馬之勞而坐
平鎮冀無亡弓遺鏃之費而立定幽燕以謂威
靈四及請爲神武君臣上下其亦云無羞耻矣

此表乃白居易所作又翰林學士元稹求爲宰相恐裴度復有功大用妨已進取多從中沮壞之度上表極陳其狀帝不得已解稹翰林恩遇如故稹怨度欲解其兵柄勸上罷兵未幾拜相居易代作謝表其略云臣遭遇聖明不因人進擢居禁內訪以密謀恩獎太深讒謗並至雖內省行事無所愧心然上黷宸聰合當死責其文過飾非如此居易二表誠爲有玷盛德

元白制科

元白習制科其書後分爲四卷命曰策林其策頭策項各二道策尾三道此外曰美謙遜塞人望教必成不勞而理風行澆朴復雍熙感人心之類凡七十五門言所應對者百不用其一二備載於文集云

八種經典

開示悟入諸佛知見以了義度無邊以圓教垂無窮莫尊於妙法蓮華經凡六萬九千五百五字證無生忍造不二門住不可思議解脫莫極

於維摩經凡二萬七千九十二字攝四生九類
入無餘涅槃實無得度者莫先於金剛般若波
羅密經凡五千二百八十七字壞罪集福淨一
切惡道莫急於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凡三千二
十字應念順願願生極樂土莫疾於阿彌陀經
凡一千八百字用正見觀真相莫出於觀音普
賢菩薩法行經凡六千九百九十字詮自性認
本覺莫深於實相法密經凡三千一百五字空
法塵依佛智莫過於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凡二
百五十八字是八種經具十二部合一十一萬
六千八百五十七字三乘之要旨萬佛之秘藏
盡矣唐長慶三年蘇州重玄等法華院石壁所
刻金字經白樂天爲作碑文其叙如此予竊愛
其簡明潔亮故備錄之

其簡明索亮姑漸疑之

陵金字豨白樂天爲卦駮文其餘收此千辭愛
盡矣書身喪三羊蘓州重支筆志華訶百聲所
六千人百正十十字三乘之要旨萬辭之殊蕪
百正十八字身八蘇豨具十二倍合一十一萬

容齋五筆卷第九 十二則

畏人索報書

士大夫得交朋書問有懶傲不肯即答者記白
樂天老慵一絕句曰豈是交親向我踈老慵自
愛閉門居近來漸喜知聞斷免惱嵇康索報書
案嵇康與山濤絕交書云素不便書又不喜作
書而人閒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則犯教傷
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樂天所云正此也乃知
畏於答書其來久矣

不能忘情吟

予既書白公鍾情蠻素於前卷今復見其不能忘情吟一篇尤爲之感歎輒載其文因以自警其序云樂天既老又病風乃錄家事會經費去長物妓有樊素者年二十餘綽綽有歌舞態善唱楊柳枝人多以曲名名之由是名聞洛下籍在經費中將放之馬有駱者籍在長物中將鬻之馬出門驤首反顧素聞馬嘶慘然立且拜婉變有辭辭畢涕下予亦愍然不能對且命反袂

飲之酒自飲一盃快吟數十聲聲成文文無定句予非聖達不能忘情又不至於不及情者事來攪情情動不可柅因自哂題其篇曰不能忘情吟吟曰鬻駱馬兮放楊柳枝掩翠黛兮頓金羈馬不能言兮長鳴而却顧楊柳枝再拜長跪而致辭辭曰素事主十年凡三千有六百日巾櫛之間無違無失今素貌雖陋未至衰摧駱力猶壯又無虺隤即駱之力尚可以代主一步素之歌亦可以送主一盃一旦雙去有去無回故

素將去其辭也苦駱將去其鳴也哀此人之情也馬之情也豈主君獨無情哉予俯而歎仰而咤且曰駱駱爾勿嘶素素爾勿啼駱反廐素反閨吾疾雖作年雖頽幸未及項籍之將死亦何必一日之內棄騅兮而別虞兮乃目素兮素兮爲我歌楊柳枝我姑酌彼金壘我與爾歸醉鄉去來觀公之文固以遣情釋意耳素竟去也此文在一集最後卷故讀之者未必記憶東坡猶以爲柳枝不忍去因劉夢得春盡絮飛之句方知之於是美朝雲之獨留爲之作詩有不似楊枝別樂天恰如通德伴伶玄之語然不及二年而病亡爲可歎也

擒鬼章祝文

東坡在翰林作擒鬼章奏告永裕陵祝文云大獮獲禽必有指蹤之自豐年多廩孰知耘耔之勞昔漢武命將出師而呼韓來庭効于甘露憲宗厲精講武而河湟恢復見于大中其意蓋以神宗有平喃氏之志至于元祐乃克有成故告

陵歸功謂武帝憲宗亦經營於初而績効在於
二宣之世其用事精切如此今蘇氏眉山功德
寺所刻大小二本及季真給事在臨安所刻并
江州本麻沙書坊大全集皆只自耘耔句下便
接憬彼西戎古稱右臂正是好處却芟去之豈
不可惜唯成都石本法帖真跡獨得其全坡集
奏議中登州上殿三劄皆非是司馬季思知泉
州刻溫公集有作中丞日彈王安石章尤可笑
溫公以治平四年解中丞還翰林而此章乃熙

寧三年者二集皆出本家子孫而爲妄人所誤
季真季思不能察耳坡內制有溫公安葬祭文
云元豐之末天步爲艱社稷之衛中外所屬惟
是一老屏予一人名高當世行滿天下措國於
太山之安下令於流水之源歲月未周綱紀略
定天若相之又復奪之殄瘁之哀古今所共知
之者神考用之者聖母馴致其道太平可期長
爲宗臣以表後世往奠其葬庶知予懷而石本
頗不同其詞云元豐之末天步惟艱社稷之衛

存者有幾惟是一老屏予一人措國於太山之
安下令於流水之原歲未及期綱紀略定道之
將行非天而誰天既予之又復奪之惟聖與賢
莫如天何然其所立天亦不能亡也知之者神
考用之者聖毋馴致其道終於太平永爲宗臣
與國無極於其葬也告諸其柩今莫能攷其所
以異也

歐公送慧勤詩

國朝承平之時四方之人以趨京邑爲喜蓋士

大夫則用功名進取係心商賈則貪舟車南北
之利後生嬉戲則以紛華盛麗而悅夷攷其實
非南方比也讀歐陽公送僧慧勤歸餘杭之詩
可知矣曰越俗僭宮室傾貲事雕墻佛屋尤其
侈耽耽擬侯王文彩瑩丹漆四壁金焜煌上懸
百寶蓋宴坐以方牀胡爲棄不居棲身客京坊
辛勤營一室有類燕巢梁南方精飲食菌筍比
羔羊飯以玉粒粳調之甘露漿一饌費千金五
品羅成行晨興未飯僧日具不敢嘗乃茲隨北

客枯粟充飢腸東南地秀絕山水澄清光餘杭
幾萬家日夕焚清香煙霏四面起雲霧雜芬芳
豈如車馬塵鬢髮染成霜三者孰苦樂子奚勤
四方觀此詩中所謂吳越宮室飲食山水三者
之勝昔日固如是矣公又有山中之樂三章送
之歸勤後識東坡爲作詩集序者

委蛇字之變

歐公樂郊詩云有山在其東有水出透夷近歲
下朝佐辨正謂其字參古今之變必有所據予

因其說而悉索之此二字凡十二變一曰委蛇
本於詩羔羊退食自公委蛇委蛇毛公注行可
從跡也鄭箋委曲自得之兒委於危及蛇音移
左傳引此句杜注云順貌莊子載齊威公澤中
所見其名亦同二曰委他詩君子偕老委委佗
佗毛注委委者行可委曲從迹也佗者德平易
也三曰透迤韓詩釋上文云公正貌說文透迤
斜去貌四曰倭遲詩四牡駢駢周道倭遲注歷
遠之貌五曰倭夷韓詩之文也六曰威夷潘岳

詩迴谿縈曲阻峻阪路威夷孫綽天台山賦旣
克躋於九折路威夷而脩通李善注引韓詩周
道威夷薛君曰威夷險也七曰委移離騷經載
雲旗之委蛇一本作透迤一本作委移注雲旗
委移長也八曰透移劉向九歎遵江曲之透移
九曰透蛇後漢費鳳碑君有透蛇之節十曰蛟
蛇張衡西京賦女娥坐而長歌聲清暢而蛟蛇
李善注蛟蛇聲餘詰曲也十一曰邁迤漢逢盛
碑當遂邁迤立號建基十二曰威夷劉夢得詩
之爾

東不可名園

柳動御溝清威遲堤上行韓公南海廟碑蜿蜒
蛇蛇亦然也則歐公正用韓詩朝佐不暇尋繹
今人亭館園池多即其方隅以命名如東園東
亭西池南館北榭之類固爲簡雅然有當避就
處歐陽公作真州東園記最顯案漢書百官表
將作少府掌治宮室屬官有東園主章注云章
謂大材也主章掌大材以供東園大匠紹興三

十年予爲省試參詳官主司委出詞科題同院
或欲以東園主章爲箴予曰君但知漢表耳霍
光傳光之喪賜東園溫明服虔曰東園處此器
以鏡置其中以懸尸上師古曰東園署名也屬
少府其署主作此器董賢傳東園秘器以賜賢
注引漢舊儀東園秘器作棺若是豈佳處乎同
院驚謝而退然則以東名園是爲不可予有兩
園適居東西故扁西爲西園而以東爲東園蓋
避此也

一二三與壹貳參同

古書及漢人用字如一之與壹二之與貳三之
與參其義皆同鳴鳩序刺不壹也又云用心之
不壹也而正文其儀一兮表記節以壹惠注言
聲譽雖有衆多者節以其行一大善者爲謚耳
漢華山碑五載壹巡狩祠孔廟碑恢崇壹變祝
睦碑非禮壹不得犯而後碑云非禮之常一不
得當則與壹通用也孟子市價不貳趙歧注云
無二賈者也本文用大貳字注用小二字則二

與貳通用也。易繫辭參天兩地。釋文云參七南反。又如字音三。周禮設其參。注參謂卿三人。則三與參通用也。九之與父。十之與拾。百之與栢。亦然。予頃在英州訪鄰人利秀才。利新作茅齋。頗淨潔。從予乞名。其前有两高松。因爲誦藍田壁記。命之曰二松。其季請曰。是使大貳字否。坐者皆哂。蓋其人不知書。信口輒言。以貽譏笑。若以古字論之。亦未爲失也。文惠公名流杯亭曰一詠。而采借隸法。扁爲壹咏。讀者多以爲疑。顧

第弗深考耳。

何恙不已。

公孫弘爲丞相。以病歸。印上報曰。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顏師古注。恙。憂也。何。憂於疾不止也。禮部韻略。訓恙字。亦曰憂也。初無訓病之義。蓋旣云罹疾矣。不應復云病。師古之說。甚爲明白。而世俗相承。至問人病。爲貴恙。謂輕者爲微恙。心疾爲心恙。風疾爲風恙。根著已深。無由可改。

西漢用人人元元字

前漢書好用人人字如文帝紀人人自以為得之者以萬數又曰人人自安難動搖元帝紀人人自以得上意食貨志人人自愛而重犯法韓信傳人人自以為得大將曹參傳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張良傳人人自堅叔孫通傳吏人人奉職賈誼傳人人各如其意所出揚雄傳人人自以為咎繇鮑宣傳人人牽引所私韓延壽傳人人問以謠俗人人為飲張騫傳人人有

言輕重李尋傳人人自賢王莽傳人人延問嚴安傳人人自以為更生王吉傳人人自制是也後漢書亦閒有之如崔駰傳人人有以自優五行志人人莫不畏憲吳漢傳諸將人人多請之申屠剛傳人人懷憂王允傳人人自危荀彧傳人人自安呂強傳諸常侍人人求退是也又元元二字考之六經無所見而兩漢書多用之如前漢文帝紀全天下元元之戶武紀燭幽隱勸元元所以化元元宣紀不忘元元元紀元元元失

望元元何辜元元大困元元之民勞於耕耘元
元騷動元元安所歸命成紀元元寃失職者衆
哀紀元元不贍刑法志懼元元之不逮嚴安傳
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嚴助傳使元元之民安
生樂業賈捐之傳保全元元東方朔傳元元之
民各得其所魏相傳尉安元元唯陛下留神元
元鮑宣傳爲天牧養元元蕭育傳安元元而已
康衡薛宣傳哀閔元元王嘉傳憂閔元元谷永
傳以慰元元之心匈奴傳元元萬民是也後漢

光武紀下爲元元所歸賊害元元元元愁恨惠
茲元元章紀誠欲元元去末歸本元元未論深
元元之愛和紀愛養元元下濟元元順紀元元
被害質紀元元嬰此困毒桓紀害及元元鄧后
紀劉毅傳垂恩元元王昌傳元元創痍耿弇傳
元元叩心郎顛傳弘濟元元貸贍元元曹褒傳
仁濟元元范升傳元元焉所呼天免元元之急
鍾離意傳憂念元元何敞傳元元怨恨安濟元
元楊終傳以濟元元虞詡傳遭元元無妄之災

皇甫規傳平志畢力以慶元元元是也予謂元元者民也而上文又言元元之民元元黎民元元萬民近於複重矣故顏注或云元元善意也

韓公潮州表

韓文公諫佛骨表其詞切直至云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監臨臣不怨悔坐此貶潮州刺史而謝表云臣於當時之文未有過人者至論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爲歌詩薦之郊廟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遜而負罪嬰釁自拘

海島懷痛窮天死不閉目伏惟天地父母哀而憐之考韓所言其意乃望召還憲宗雖有武功亦未至編之詩書而無愧至於紀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東巡奏功明示得意等語摧挫獻佞大與諫表不侔當時李漢輩編定文集惜不能爲之除去東坡自黃州量移汝州上表云伏讀訓詞有人材實難不忍終棄之語臣昔在常州有田粗給餼粥欲望許令常州居住輒叙徐州守河及獲妖賊事庶因功過相除得從所便讀

者謂與韓公相類是不然二表均為歸命君上
然其情則不同坡自列往事皆其實跡而所乞
不過見地耳且略無一佞詞真為可服

燕賞逢知己

白樂天為河南尹日有荅舒員外云員外游香
山寺數日不歸兼辱尺書大誇勝事時正值坐
衙慮囚之際走筆題長句以贈之曰黃菊繁時
好客到碧雲合處佳人來謂遣英籍二妓
與舒君同遊也酡顏
一笑天桃綻清冷秋聲寒玉哀軒騎逶迤棹容

與留連三日不能回白頭老尹府中坐早衙纔
退暮衙催謝希深歐陽公官洛陽同游嵩山歸
暮抵龍門香山雪作留守錢文僖公遣吏以厨
傳歌妓至此勞之曰山行良勞當少留龍門賞
雪府事簡無遽歸也王定國訪東坡公於彭城
一日棹小舟與顏長道攜盼英卿三子游泗水
南下百步洪吹笛飲酒乘月而來坡時以事不
得往夜著羽衣佇立黃樓上相視而笑以為李
太白死世閒無此樂三百餘年矣定國既去逾

月復與參寥師泛舟洪下追憶曩游作詩曰輕
舟弄水買一笑醉中蕩槳肩相摩歸來笛聲滿
山谷明月正照金叵羅味此三游之勝今之燕
賓者寧復有之蓋亦值知己也

端午貼子詞

唐世五月五日揚州於江心鑄鏡以進故國朝
翰苑撰端午貼子詞多用其事然遣詞命意工
拙不同王禹玉云紫閣曈曨隱曉霞瑤墀九御
薦菖華何時又進江心鑑試與君王卻衆邪李

邦直云艾葉成人後榴花結子初江心新得鏡
龍瑞護仙居趙彥若云揚子江中方鑄鏡未央
宮裏更飛符菱花欲共朱靈合驅盡神姦又得
無又揚子江中百鍊金寶奩疑是月華沉爭如
聖后無私鑑明照人間萬善心又江心百鍊青
銅鏡架上雙紉翠縷衣李士美云何須百鍊鑑
自勝五兵符傅墨卿云百鍊鑑從江上鑄五時
花向帳前施許冲元云江中今日成龍鑑苑外
多年廢鷺陂合照乾坤共作鏡放生河海盡爲

池蘇子由云揚子江中寫鏡龍波如細縠不搖
風宮中驚捧秋天月長照人間助至公大槩如
此唯東坡不然曰講餘交翟轉回廊始覺深宮
夏日長揚子江心空百鍊只將無逸監興亡其
輝光氣焰可畏而仰也若白樂天諷諫百鍊鏡
篇云江心波上舟中鑄五月五日午時背有
九五飛天龍人人呼爲天子鏡又云太宗常以
人爲鏡監古監今不監容乃知天子別有鏡不
是揚州百鍊銅用意正與坡合予亦嘗有一聯
云願儲醫國三年艾不博江心百鍊銅然去之
遠矣端午故事莫如楚人競渡之的盖以其非
吉祥不可施諸祝頌故必用鏡事云

起使民戰

容齋五筆卷第十 十二則

哀公問社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对曰：夏后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古人立社，但若因其土地所宜木為之，初非求異而取義於彼也。哀公本不必致問，既聞用栗之言，遂起使民戰栗之語。其意謂古者弗用命戮于社，所以威民。然其實則非也。孔子責宰我不能因事獻可替否，既非

成事尚爲可說又非遂事尚爲可諫且非既往
何咎之云或謂使民戰栗一句亦出於宰我記
之者欲與前言有別故加曰字以起之亦是一
說然戰栗之對使出於我則導君於猛顯爲非
宜出於哀公則便即時正救以杜其始兩者皆
失之無所逃於聖人之責也哀公欲以越伐魯
而去三家不克成卒爲所逐以至失邦其源蓋
在於此何休注公羊傳云松猶容也想見其容
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栢猶迫也親而不遠
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之意
也然則戰栗之說亦有所本公羊云虞主用桑
練主用栗則三代所奉社其亦以松栢栗爲神
之主乎非植此木也程伊川之說有之

絕句詩不貫穿

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
碁罷不知人換世酒闌無柰客思家
此歐陽公絕妙之語然以四句各一事似不相貫穿故名之曰夢中
作來嘉士人薛韶喜論詩嘗立一說云老杜近

體律詩精深妥帖雖多至百韻亦首尾相應如
常山之蛇無閒斷齟齬處而絕句乃或不然五
言如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泥融飛燕子沙
暖睡鴛鴦急雨梢溪足斜暉轉樹腰隔巢黃鳥
並翻藻白魚跳江動月移石溪虛雲傍花鳥棲
知故道帆過宿誰家鑿井交棕葉開渠斷竹根
扁舟輕裏纜小徑曲通村日出籬東水雲生舍
北泥竹高鳴翡翠沙僻舞鷓鴣釣艇收緝盡昏
鴉接翅稀月生初學扇雲細不成衣舍下笋穿

壁庭中藤刺簷地晴絲冉冉江白草纖纖七言
如糝徑楊花鋪白氈點溪荷葉疊青錢筍根雉
子無人見沙上鳧雛傍母眠兩箇黃鸝鳴翠柳
一行白鷺上青天窓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
萬里船之類是也予因其說以唐人萬絕句考
之但有司空圖雜題云驛步堤縈閣軍城鼓振
橋鷗鳴湖鴈下雪隔嶺梅飄舴艋猿偷上蜻蜓
燕競飛樵香燒桂子苔濕挂莎衣

農父田翁詩

張碧農父詩云運鋤耕斲侵晨起隴畔豐盈滿
家喜到頭禾黍屬他人不知何處拋妻子杜荀
鶴田翁詩云白髮星星筋骨衰種田猶自伴孫
兒官苗若不平平納任是豐年也受飢讀之使
人愴然以今觀之何啻倍蓰也

衛宣公二子

衛宣公二子之事詩與左傳所書始末甚詳乘
舟之詩爲伋壽而作也左傳云宣公烝於庶母
夷姜生伋子爲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

朔宣姜與公子朔譖伋子宣姜者宣公所納伋
之妻翻譖其過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
壽子告之使行不可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
遂兄弟并命案宣公以魯隱四年十二月立至
栢十二年十一月卒凡十有九年姑以即位之
始便成烝亂而伋子即以次年生勢須十五歲
然後娶既娶而奪之又生壽朔朔已能同母譖
兄壽又能代爲使者以越境非十歲以下兒所
能辦也然則十九年之間如何消破此最爲難

曉也

謂端為匹

今人謂縑帛一匹為壹端或總言端匹案左傳幣錦二兩注云二丈為一端二端為一兩所謂匹也二兩二匹也然則以端為匹非矣湘山野錄載夏英公鎮襄陽遇大禮赦恩賜致仕官束帛以絹十匹與胡旦旦笑曰奉還五匹請檢韓詩外傳及諸儒韓康伯等所解束帛彋彋之義自可見證英公檢之果見三代束帛束脩之制

若束帛則卷其帛為二端五匹遂見十端正合此說也然周易正義及王弼注韓詩外傳皆無其語文瑩多妄誕不足取信按春秋公羊傳乘馬束帛注云束帛謂玄三纁二玄三法天纁二法地若文瑩以此為證猶之可也

唐人草堂詩句

予於東園作草堂欲采唐人詩句書之壁而未暇也姑錄之于此杜公云西郊向草堂昔我去草堂草堂少花今欲栽草堂塹西無樹林白公

有別草堂三絕句又云身出草堂心不出劉夢
得傷愚溪云草堂無主燕飛回元微之和裴校
書云清江見底草堂在錢起有暮春歸故山草
堂詩又云暗歸草堂靜半入桃源去朱慶餘稱
著朱衣入草堂李涉草堂曾與雪爲隣顧況不
作草堂招遠客郎士元草堂竹徑在何處張籍
草堂雪夜攜琴宿又云西峯月猶在遙憶草堂
前武元衡多君能寂寞共作草堂游陸龜蒙草
堂祇待新秋景又云草堂盡日留僧坐司空圖
草堂舊隱猶招我韋莊今來空訝草堂新子蘭
策杖吟詩上草堂皎然有題湖上草堂云山居
不買剡中山湖上千峰處處閒芳草白雲留我
住世人何事得相關

公穀解經書日

孔子作春秋以一字爲褒貶大抵志在尊王至
於紀年叙事只因舊史杜預見汲冢書魏國史
記謂其著書文意大似春秋經推此足以見古
者國史策書之常也所謂書日不書日在輕重

事體本無所系而公羊穀梁二傳每事斷之以
日故窒而不通左氏惟有公子益師卒公不與
小斂故不書日一說其它亦鮮今表二傳之語
以示兒曹公羊云益師卒何以不日遠也葬者
不及時而日渴葬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
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
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庚寅入
邠其日何難也取邑不日桓之盟不日信之也
甲寅齊人伐衛伐不日此何以日至之日也壬

申公朝于王所其日何錄乎內也辛巳晉敗秦
于穀詐戰不日此何以日盡也甲戌敗狄于鹹
其日何大之也子卒何以不日隱之也即位不
日穀梁最多卑者之盟不日大夫日卒正也諸
侯日卒正也日入惡入者也外盟不日取邑不
日大閱崇武故謹而日之前定之盟不日公敗
齊師不日疑戰也公敗宋師其日成敗之也齊
人滅遂其不日微國也公會齊侯盟于柯桓盟
雖內與不日信也勝陳人之婦其不日數渝惡

之也癸亥葬紀叔姬不日卒而日葬閔紀之亡也子卒日正也不日故也有所見則日戊辰盟于葵丘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辛卯沙鹿崩其日重變也戊申隕石于宋是月六鵙退飛石無知故日之鵙微有知之物故月之乙亥齊侯小白卒此以正其日之何也壬申公朝于王所其日以其再致天子故謹而日之日繫於月月繫於時其不月失其所繫也丁未商臣弑其君髡日髡之卒所以謹商臣之弑也乙巳及晉

處父盟不言公諱也何以知其與公盟以其日也甲戌取須句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不正其再取故謹而日之也辛丑葬襄王日之甚矣其不葬之辭也乙卯晉楚戰于邲日其事敗也癸卯晉滅潞滅國有三術中國謹日卑國月夷狄不日其日潞子賢也甲戌楚子卒夷狄卒而不日日少進也癸酉戰于鞏其日或曰日其戰也或曰日其悉也梁山崩不日何也高者有崩道也鼯鼠食郊牛角不言日急辭也庚申莒潰惡

之故謹而日之也秋公至自會不日至自伐鄭也丙戌鄭伯卒于操其日未踰竟也乙亥臧孫紇出奔邾其日正紇之出也蔡世子弒其君其不日子奪父政是謂夷之冬十月葬蔡景公不日卒而月葬不葬者也四月楚公子比弒其君弒君者日不日比不弒也甲戌同盟于平丘其日善是盟也內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定之即位何以日也著之也它釋時月者亦然通經之士可以默論矣沙鹿梁山爲兩說尤不然蘇子由春秋論云公羊穀梁之傳日月土地皆所以爲訓夫日月之不知土地之不詳何足以爲喜怒其意蓋亦如此

柳應辰押字

子頃因見鄂州南樓土中磨崖碑其一刻柳字下一字不可識後訪得其人名應辰而云是唐末五代時湖北人也既載之四筆中今始究其實柳之名是已蓋以國朝寶元元年呂溱榜登

甲科今浯溪石上有大押字題云押字起於心
心之所記人不能知大宋熙寧七年甲寅歲刻
尚書都官員外郎武陵柳應辰時爲永州通判
仍有詩云浯溪石在大江邊心記閒將此地鑄
自有後人來屈指四千六百甲寅年有閩中陳
思者跋云右柳都官欲以恠取名所至留押字
盈丈莫知其何爲押字古人書名之草者施於
文記閒以自別識耳今應辰鑄刻廣博如許已
恠矣好事者從而爲之說謂能祛逐不祥真大

可笑予得此帖乃恨前疑之非石傍又有蔣世
基述夢記云至和三年八月知永州職方員外
郎柳拱辰受代歸闕祁陽縣令齊術送行至白
水夢一儒衣冠者曰我元結也今柳公游浯溪
無詩而去子盍求之覺而心異之遂獻一詩柳
依韻而和其語不工拱辰以天聖八年王拱辰
榜登科殆應辰兄也輒并記之

唐堯無後

堯舜之子不肖等耳舜之後雖不有天下而傳

至於陳及田齊幾二千載惟堯之後當舜在位時即絕故禹之戒舜曰毋若丹朱傲用殄厥世又作戒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原丹朱之惡固在所絕方舜禹之世頑不能別訪賢胄爲之立繼乎左傳載子產之辭曰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謂唐人之季非周武王子封於晉者成王滅唐而封太叔又蔡墨曰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氏曰御龍范宣子曰句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御龍

氏然則封國雖絕尚有子孫武王滅商封帝堯之後於薊而未嘗一見於簡策史趙言楚之滅陳曰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滅文仲聞蓼與六二國亡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堯之盛德豈出舜臯之下而爵邑不能及孫何也

斯須之敬

今公私宴會稱與主人對席者曰席面古者謂之賓謂之客是已儀禮燕禮篇射人請賓公曰命某爲賓賓少進禮辭又命之賓許諾左傳季

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
趙孟爲客杜預云客一坐所尊也乾道二年十
一月薛季益以權工部侍郎受命使金國侍從
共餞之於吏部尚書廳陳應求主席自六部長
貳之外兩省官皆預凡會者十二人薛在部位
最下應求揖之爲客辭不就曰常時固自有次
第柰何今日不然諸公言此席正爲侍郎設何
辭之爲薛終不可予時爲右史最居末坐給事
中王日嚴日子曰景盧能倉卒閒應對願出一
轉語折衷之予笑謂薛曰孟子不云乎庸敬在
兄斯須之敬在鄉人侍郎姑處斯須之敬可也
明日以往不妨復如常時薛無以對諸公皆稱
善遂就席

丙午丁未

丙午丁未之歲中國遇此輒有變故非禍生於
內則夷狄外侮三代遠矣姑撫漢以來言之高
祖以丙午崩權歸呂氏幾覆劉宗武帝元光元
年爲丁未長星見蚩尤旗亘天其春戾太子生

始命將出征匈奴自是之後師行三十年屠夷
死滅不可勝數及於巫蠱之禍太子子父皆敗
昭帝元平元年丁未帝崩昌邑立而復廢一歲
再易主成帝永始二年三年爲丙午丁未王氏
方盛封莽爲新都侯立趙飛燕爲皇后由是國
統三絕漢業遂頽雖光武建武之時海內無事
然勾引南匈奴稔成劉淵亂華之釁正是歲也
漢帝安帝之立值此二年東漢政亂實基於此
威帝終於永康丁未孝靈繼之漢室滅矣魏文

帝以黃初丙午終明帝嗣位司馬氏奪國兆於
此時晉武太康六年七年惠帝正在東宮五胡
毒亂此其源也東晉訖隋南北分裂九縣颺回
在所不論唐太宗正觀之季武氏已在後宮中
宗神龍景龍其事可見代宗大曆元二大盜初
平而置其餘孽於河北強藩悍鎮卒以亡唐寶
曆丙午敬宗遇弒大和丁未是爲文宗甘露之
悲至於不可救藥僖宗光啓之際天下固已大
亂而中官劫幸興元襄王煚僭立石晉開運遺

禍至今皇朝景德方脫契丹之擾而明年祥符
神仙宮觀之役崇熾海內虛耗治平丁未王安
石入朝惰亂宗社靖康丙午都城受圍逮于丁
未汴失守矣淳熙丁未高宗上仙揔而言之大
抵丁未之災又慘於丙午昭昭天象見於運行
非人力之所能爲也

祖宗命相

祖宗進用宰相惟意所屬初不以內外高卑爲
主若召故相則率置諸見當國者之上太平興

國中薛文惠公居正薨盧多遜沈倫在相位而
趙韓王普以太子太保散秩而拜昭文咸平四
年李文靖公沆爲集賢而召故相呂文穆公蒙
正爲昭文景德元年文靖薨王文正公旦文穆
公欽若爲參政不次補而畢文簡公士安由侍
讀學士寇忠愍公準由三司使並命爲史館集
賢畢公雖歷參政不及一月至和二年陳恭公
執中罷劉沆在位而外召文富二公文公復爲
昭文富爲集賢而沆遷史館熙寧三年韓獻肅

公絳王荆公安石同拜韓在上而先罷荆公越
四年亦罷韓復爲館相明年荆公再入遂拜昭
文居韓之上元祐元年召文潞公於洛司馬公
自門下侍郎拜左僕射固辭乞令彥博以太師
兼侍中行左僕射而已爲右以佐之宣仁不許
曰彥博豈可居卿上欲命兼侍中行右僕射會
臺諫有言彥博不可居三省長官於是但平章
軍國重事崇寧以後蔡京凡四入輒爲首台此
非可論典故也隆興元年冬湯岐公思退爲右
僕射張魏公浚爲樞密使孝宗欲命張爲左請
於德壽高宗曰湯思退元是左相張浚元是右
相只仍其舊可也於是出命



公絳王荆公安石同拜韓在上而先罷荆公越
四年亦罷韓復為館相明年荆公再入遂拜昭
文居韓之上
自門下侍郎
兼侍中行左
曰彥博豈可居卿上欲命兼侍中行右僕射會
野只以其書何此然景出命長官於是但平章
參事高宗曰景思退示景主卧裴致示景在
美根裴踐公致燕卧密軒奉宗裕命裴為式詣



060
83
1

Printed in Japan